



安布罗斯·比尔斯的 短篇小说研究

唐姬霞 著

AMBROSE GWIN

BIERCE, 1842—19

国短篇小说、讽

新闻记者、恐怖

教师。他被人们

的比尔斯。他

《鬼词典》906

中短篇恐怖小说

国家，且被称为

最好的短篇小说

为他的恐怖小说

布局精妙、语言

人和

山頭大學出版社

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短篇小说研究

唐姬霞 著

汕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短篇小说研究 / 唐姬霞著. --
汕头 :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658-3599-5

I. ①安… II. ①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研究—
美国—现代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1769 号

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短篇小说研究

ANBULUOSI BIERSI DE DUANPIAN XIAOSHUO YANJIU

著 者: 唐姬霞

责任编辑: 汪小珍

责任技编: 黄东生

封面设计: 瑞天书刊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 243 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 515063

电 话: 0754-82904613

印 刷: 北京市天河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 mm 1/16

印 张: 7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50 元

ISBN 978-7-5658-3599-5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 言

安布罗斯·葛温奈特·比尔斯（Ambrose Gwinnett Bierce，1842—1914?），美国短篇小说、讽刺小说家、新闻记者、恐怖和灵异小说大师。他被人们称为“辛辣的比尔斯”。他以一部《魔鬼词典》（1906）和大量的中短篇恐怖小说闻名于西方国家，且被称为美国 19 世纪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因为他的恐怖小说思想激进、布局精妙、语言幽默、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其中一些更是成为了当今短篇小说名篇，堪称经典。比尔斯一生共写了短篇小说 93 篇，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恐怖小说（44 篇）、战争小说（25 篇）和荒诞小说（24 篇）。

比尔斯生前未能跻身重要作家的行列，更随着 1914 年的神秘失踪而一度淡出评论界的视野。Wilson Follett 于 1918 年撰文写道比尔斯是被忽视的讽刺家。S.T.Joshi 和 David E.Schultz（2003）认为比尔斯是个严重被误解的人。但比尔斯无疑是美国文学史上被“再度发现”（rediscovered）次数最多的作家。西方对其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被误解和忽视的阶段；新发现和被认可的阶段。他在短篇小说这片领域中独树一帜，力求完美的品质，由衷地得到人们的赞赏。从而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在新发现和被认可的阶段，人们对比尔斯的研究呈多元化趋势。

国内对比尔斯的研究起步很晚，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学者主要从他的生平和战争小说方面展开研究。生平方面，陈海蛟介绍了比尔斯的生平及战争小说。战争小说方面，主要集中在其战争观、艺术、主题和伦理方面的研究。国内对比尔斯作品的研究是零散和滞后的，研究内容非常少，基本集中在对其战争小说的研究，对其恐怖小说的研究也刚刚起步，而对其荒诞小说的研究更是尚未涉及。所以，国内对比尔斯的作品仍需要多角度、系统地研究。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借鉴了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和资料，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感谢。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编写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予以批评指正，以便改进。

目 录

第一章 恐怖是什么	1
第一节 关于“恐怖”的概说	1
第二节 恐怖与恐怖小说	6
第二章 恐怖小说	8
第一节 恐怖小说与“我”	8
第二节 恐怖小说的“有我”	11
第三节 恐怖小说的“无我”	13
第四节 恐怖小说的真与假	19
第三章 安布罗斯·比尔斯恐怖小说艺术	22
第一节 安布罗斯·比尔斯研究综述	22
第二节 安布罗斯·比尔斯的恐怖小说及其分类	30
第三节 安布罗斯·比尔斯恐怖小说《豹眼》的“外偏离”解读	39
第四节 安布罗斯·比尔斯恐怖小说中的梦境	43
第五节 安布罗斯·比尔斯的战争观	45
第四章 安布罗斯·比尔斯战争小说的反讽叙事艺术	51
第一节 反讽	51
第二节 比尔斯战争小说中的反讽叙事艺术	57
第五章 《闹鬼的山谷》中的死亡叙事	62
第一节 种族冲突：基督徒与异教徒	62
第二节 贞洁意识：欲望的多面体	65
第三节 复仇事件：一场阶级冲突	68
第六章 《空中骑士》解读	70
第一节 比尔斯《空中骑士》的双重叙事运动	70
第二节 《空中骑士》中作者的多重创作意图	83
第三节 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赞歌——《空中骑士》主题新解	91
第四节 《空中骑士》的悲剧魅力	97

第一章 恐怖是什么

第一节 关于“恐怖”的概说

恐怖一词，汉语词典中有三种解释：（1）因可怕而畏惧。（2）令人畏惧。（3）威胁、恐吓。在英语中为“horror”“horrible”“fear”等词，在汉语中有近义词如“恐惧”“可怕”等。关于恐怖的西班牙语词汇，李艳在《论悲剧与恐怖的区别》一文中进行了梳理，在早期的理论界，“horror”“fear”等词并没有被直接区分来使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horror”一词才被作为一种审美范畴与“fear”这种单纯的心理状态相区分。然而实际上恐怖与心是密不可分的，简单来说恐怖是人类的一种情感或者情绪，而人的情与人的心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了，所以，在中国才会有“言为心声”这样的观点。人的情感是源自心灵的，恐怖的情感必然也是源自于心灵的，尽管中国没有把“恐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研究，但是在“恐”与“怖”的造字结构中，却也可以看出“心”的内容。“恐”与“怖”都是从“心”的，这就明确了恐怖必须要从心里才能生发出来。心作为人体的一种器官，是肉体的一部分，所以，恐怖在生理上是有载体的。这也在一些科学家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约瑟夫·勒杜教授认为扁桃体是恐惧之轮的核心，所以，一个“英勇”或者“毫无畏惧”的人极有可能是患有扁桃体反应缺乏症。据此，科学家提出研制新一代抗恐惧药物的可能。

这样看来，虽说恐惧并不是源自于心脏这一器官本身，但它是有其肉体承载物的，即是类扁桃体组织。而且这种组织一旦接受到恐怖的刺激，它会立马引起很多相关的生理反应。通常恐惧发生时，人们会伴有明显的焦虑和自主神经症状，如紧张不安、失控感、心慌、出汗、颤抖、恶心、头昏、四肢无力、尿急、尿频等。很多恐惧还伴有肾上腺素水平的提高，而足够量的肾上腺素流入血液会导致人的死亡。“心”也不单单是指肉体，在中国古代人那里，心也是一种意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心指人的意识。在偏于主

观的哲学中，心是万物的本原。”由此知道，恐怖不仅仅是传达于肉体上的一种表现，还是一种精神世界里的意识活动。确切地说，恐怖情绪是源于人类自己的意识，而不是某个器官。动物也会有恐惧，比如，当兔子遇上狼的袭击，它会立刻快跑，以图逃避死亡，但是人与动物的恐惧是不同的，动物的恐惧只是简单的条件反射，而人的恐怖更多的是来源于他们的意识层面。人们会对未发生而预感到的危险感到紧张和恐惧。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有过相关的论述，他说：“简单来说，我们对其感到恐惧的事物是一些可怕的事情，并且无疑是坏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恐惧定义为感到坏事将要来临。我们害怕所有的坏事，比如，羞辱、贫穷、疾病、孤独和死亡。”所以，拉斯史文森在他的书中也总是强调人类能够比动物感受到的恐怖更多，范围更广，“兔子不会害怕远方的老虎，而人类会。”意识上的恐怖对人类的影响，往往比单纯的肉体上的威胁更为深远。恐怖已经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情绪反应，它有了更多的社会文化内涵。实际上，由于人的特殊社会性，具备抽象的思维能力，人类所能感知到的恐惧比其他任何动物都多。因此，欧内斯特贝克尔说：“人类天性忧伤，从呱呱坠地起，死亡的阴影便如影随形。于是，他们就变得过于敏感，害怕一切潜在的伤害和威胁。即使一派歌舞升平，他们也会居安思危。”

恐惧总是指向某一个具体对象，同一个对象对它的理解不同，就会激发不同的情绪，只有认识到危险的严重性，而且无法轻易地躲避，才会产生相应的恐惧情绪。而这种恐怖可能并不是某种具体必然的威胁，而是一种可怕的猜测。就像当人们发现癌基因是致癌的原因时曾认为找到了产生癌症的根源，然后，很快又发现人类的所有健康基因中都存在癌变的可能，也就是说癌症的产生仍然带有随机性。因此，勤劳不息的人类始终都面临着癌变的危险。于是人们开始专注自己的饮食起居，预防基因癌变的可能，同时在心底仍然充满了对于癌症的恐惧。或许单纯的死亡对于动物来说只是生命的结束，但是对于活生生、有思维、有知识的人来说就不只是生命的终结，它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死亡会带走我们身边的亲人，会带走曾经的温暖，会阻断我们与同胞的联系，会让我们的记忆永远消失，甚至会让人们怀疑我们的存在……这种情感上的瞬间断隔常常是人们无法接受的，这也正是恐怖的起因。

恐惧的力量是强大的，他常常没有理性可言，很多哲学家都表示恐惧比理性的力量更为强大。蒙田写道：“除恐惧以外，没有任何情绪能更为迅速地使我们丧失判断力。”处于恐惧中的人总会手足无措。恐惧暗含了对于未来伤害或死亡的认识。亚当斯密写道：“恐惧并不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感受，而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们将会遭受苦难。”恐惧深深地刻印在人类的意识之中，从远古首次感到胆战心惊时，人们的意识就被恐怖所控制。恐惧会导致进攻的行为，比如武松打虎。不过恐惧经常伴随着逃离，因此，人们通过各种手段使自己不受伤害。

恐惧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激发人类创造出了世上一切的文明和成果。维柯在《新科学》中说所有的人类文明均起源于恐惧。而最早的恐惧，则是对雷声的恐惧。其中，最重要的是，导致恐惧的并不是个体性的，而是所有人都共同面临的某个东西。每个人听到雷声都会感到恐惧，落荒而逃。于是，人类开始认识到所有人都害怕同一件事物，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点，这便使得人类需要一起来面对和解决这样的问题。霍布斯声称：“所有能维持至今的社会，其建立的起点都不是人们之间的善意，而是他们对彼此的恐惧。”能控制恐惧情绪是统治社会的基础。政治性的恐惧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命令，也是个体和社会组织的通力合作。恐惧也因此而具有凝聚的作用——可以让放纵的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进行回归。向人们灌输对于外界的“恐惧”，有着强大的压迫力量。正是由于恐怖让人失去理性，又有着强大的压迫力，所以，在社会政治中“恐怖”被当作统治群体的工具。在政治上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恐怖主义”的行为，并没有通过“反恐战争”而得到制止或是缓解。相反，通过不断地强调我们每个人周围存在的危险，这种恐惧进而有增无减。抵抗恐惧来源的斗争，往往倒是制造了更多的恐惧。我们之所以对某事感到恐惧，往往是因为它危及珍爱之物。反恐战争所形成的一种恐怖氛围，制造了更多的恐惧，因为它在我们的意识中加重了对不安感的体察，我们会集中精力去关注和防范身边发生的或可能会发生的恐怖事件。这样的不安感也让人们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集体来帮助人们驱除恐怖。因此，政府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加强统治管理的强效手段，毕竟人们无法逾越恐怖这道鸿沟，人们宁愿失去理性地上街抢钱，也不愿意拿自己

的生命开玩笑。并且恐怖具有很强的传播和感染性质，单个人的恐怖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恐怖事件传播后引起的恐怖效应却是值得关注的。就像在文章绪言中所提到的昆明火车站的事件一样，虽然恐怖发生的地点离我们并不是很近，但是媒体的报道仍然让每一个人忧心忡忡，疑虑重重。人们甚至害怕火车站这样的公共场所。因此，中国汉字的妙处又显现了出来。“恐怖”的“怖”字，从心，旁边是布，这个“布”便可以理解为流布、散布。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出恐怖这种情绪的特征之一就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因为恐怖是最能引起人们紧张的话题，同时也引起了所有作为人的求生本能，没有人会坐以待毙。恐惧是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此，我们的脆弱性被置于一切考虑之上。

当然恐怖可以让人类在繁衍与发展中延续下来，但是人们不能始终生活在恐怖的氛围中，于是人们就要开始考虑，在以防恐怖降临的同时，我们应该怎么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恐怖世界呢？于是迷信、宗教给了恐怖世界一些不那么恐怖甚至具有安全感的解释。在宗教的世界里，人们拥有了不灭的灵魂，而且生命享有轮回的权利，那么，对于死亡的恐惧就会变得淡薄一点。人们可以用上帝的惩罚来解释无法治愈的病痛，可以在雷神电母的神话中，安然入梦，以一种超验的方式来化解现实世界中的恐怖。然而，宗教的世界并不是真正地消解了恐怖，实际上，宗教战争给真实世界带来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恐怖。宗教恐怖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宗教本身的恐怖；第二种，是宗教争端所造成的恐怖。宗教自身的恐怖，在中西方早期的文化中分别表现为圣经中的原罪与中国巫术中的鬼怪。圣经中有很多骇人的故事，包括魔鬼以及旧约中经常出现用石头打死人的惩戒等，无一不给人以恐怖的震慑，另外，圣经中一直极力反对的异教，那些仪式的诡异既是一种敬畏的表达，又能自然透露出恐怖的信息。

这些恐怖的故事为什么能产生？教会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统治那些不受约束的男爵和军阀，只有一件事会让他们害怕畏缩，那就是死后会永远饱受炼狱之火。在中国，鲁迅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巫术盛行的国家。所以，民间总会有关于鬼怪的传说。这些传说光怪陆离，最后进入到文本中，成为中国鬼怪小说的主要素材，而这些鬼怪小说中成就最大的自然是蒲松龄的《聊斋

志异》。宗教争端所造成的恐怖在西方世界表现得尤为明显。主流宗教对于其他教派的排挤、镇压以及屠杀，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被冠以巫师，行妖术之人的名，下场惨烈，以至于在现今的影视作品中仍有不少惩罚女巫的内容用以引起恐怖效果。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更是教派对教派的赶尽杀绝，方式的残忍至今让人无法直视，饿死一个城的子民，强行烧死民众，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的恐怖而没有人性，在那时却因为带上了正义的面具，这样的屠戮居然受到了民众的拥护。当然，陷入一种宗教的狂热之中，势必会有无辜受牵连的人，那么，这不仅仅是个人悲剧，更为整个社会增添了一份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教皇试图根除其他比自己的教义更鼓舞人心的信仰。同样引人深思的还有不经意使用的“巫术狂热”这一名称，似乎迫害是当时的时尚或心血来潮的奇思怪想……在超验的世界里人们的精神也许得到了一些安全感，但是面对恐怖的宗教迫害，恐怖的氤氲依然是挥之不去的噩梦，宗教带来的慰藉有时也难以祛除恐惧的恶魔。恐怖似乎是生命中的一种魔咒，它伴随着生命直到迈向死亡，人们无法彻底地离弃恐怖，所以，用一种不那么恐惧的心态来看待恐怖或许就成为人们更加迫切的要求。这正是恐怖走入艺术殿堂的一大原因，在那里它闪耀出与日常不同的神秘与魅力。

第二节 恐怖与恐怖小说

恐怖进入审美的范畴比较晚,不过恐怖进入文学领域的时间却相对较长。在中国,最早的恐怖文学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神话传说。在西方,可以从伟大的史诗中初见鬼魂的模样。只是中西方从一开始的源头就不同,所以,关于鬼怪的故事有各自不同的传统。关于鬼神,《根本的综通——解构遭遇昆仑》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有关‘鬼神’的话语在人类社会挥之不去。”也许就像这本书中所言“人所归为鬼,人死魂魄为鬼”,人与鬼注定有着无法分开的联系,换句话说鬼本来也是人。所以,中国的文学领域中,明为说鬼,实际却是在说人。

故事中的鬼怪通常并不是为了吓人而制造出来的,作者之所以塑造鬼怪的形象,一方面是警示世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抨击人自身和社会的诟病。这一传统在《聊斋志异》中得到了非常明确的显现。蒲松龄笔下的鬼怪狐仙多是可爱的、活泼的、善解人意、忠诚义气的,相反故事中的人却显示出各种劣质的品行来。以这样的笔法来描写鬼怪,使得鬼怪形象多了浪漫的气息,少了恐怖的色彩,因此,很多人并不把这样的故事归类为恐怖故事也是有道理的。

在西方,最早的鬼怪形象是留影在史诗中的,由《荷马史诗》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西方的鬼魂并非是形象上有多么吓人,而是他们在地狱所遭受的折磨令人胆颤,这或许也是一种警示的意义,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净化。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鬼狐,还是西方史诗中的鬼魂,虽然他们都带有恐怖的意味,却无法被称为恐怖小说。

真正把恐怖与文学结合到一起的还是恐怖小说。小说,作为现代意义的小说是伊恩·瓦特在他的《小说的兴起》中提到的,但是小说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意义不甚相同。《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意思是浅显的琐屑之言,到后来班固又认为,小说是街头巷议的小道消息、传奇故事等。一直到清末民初,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才使得西方的小说概念得以引进国内。尽管小说一词在古代的中国文学界被轻视,并且西化的小说概念传入中国也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古代人对于小说广义的理解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小说虽小却能以小见大，小说具有“文备众体”的性质特征。把恐怖与小说结合在一起，就更加缩小了小说的范围，同时也突出了恐怖的主题。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恐怖小说，其原型是哥特小说，带有神秘色彩的浪漫冒险故事，这样的故事似乎在趣味上与中国古典鬼怪故事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以诡秘的氛围生发浪漫又带危险的故事，始终给人们带来另类的阅读体验。但是相比较哥特小说更加注重恐怖效果的营造。由于西方小说发展的态势不错，西方的恐怖小说出现经典作家爱伦坡，其后还有洛夫克拉夫特以及有现代恐怖小说之王称号的斯蒂芬金。

相对西方恐怖小说的发展与研究，中国关于恐怖文学的研究及创作显得较为滞后，中国关于恐怖的热潮是从新世纪才开始的。这期间有越来越多的恐怖小说作家涌现出来，像周德东、李西闽、蔡骏等，同时有不少的研究者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恐怖小说的研究，像张家恕、沈壮娟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开了恐怖小说在中国文艺学界中的道路，为后来的恐怖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当然恐怖小说只是对一种类型文学的统称，为了便于研究，我们还需要对“恐怖小说”的范畴进行界定。因为随着恐怖小说自身的发展，众多元素的加入，让恐怖小说的边界并非十分明显。而且很多小说既是恐怖小说又是科幻小说，比如《弗兰肯斯坦》，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比较权威的典籍来进行概念的界定。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恐怖文艺的描述是这样的，指气氛阴森、题材恐怖、通常包含暴力事件并立意使观众毛骨悚然的一类作品，恐怖片 and 恐怖小说是恐怖文艺的两大样式。同样，恐怖故事在英语中的解释如下：“horror story: a story about strange and frightening things that is designed to entertain people.”从这个英文的解析中，我们可以知道，恐怖故事主要的素材和内容就是“strange”和“frightening things”，而它的目的是为了“entertain people”。综合以上两种解析可以看出，恐怖小说需要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首先，是小说的内容要吓人，要非正常，要能引起人们的惊慌与不安，要传达一种避之不及的紧迫感；其次，这种故事是供人娱乐的，要具有娱乐的性质。因此，在选取恐怖小说的时候就以上面这两个条件为准则确定其恐怖小说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也扩展到一些确实有恐怖色彩的古典恐怖故事上。

第二章 恐怖小说

恐怖是一种人类的负面情绪,但是当它进入小说世界以后却带给人们不一样的体验。不少人甚至自愿掏钱去享受一次这样的恐怖体验,那么,恐怖小说的乐趣与魅力究竟何在呢?本章将通过对“我”的概念的阐释,以“有我”与“无我”对恐怖小说的乐趣与魅力进行逐一分析。

第一节 恐怖小说与“我”

本节中把恐怖小说与“我”放在一起,并不是说恐怖小说与笔者,而是在于分析和解释恐怖小说中“我”的不同内涵及意义以及与恐怖小说之间的关系。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那么“我”首先可以从大的方面说,是一个具有主体意味的词汇,它强调的是一种主体意识。“我”并不是多数人群中的某一个,而是整个人群中的那个最具有主动权的人或者某种组织。因此,恐怖小说从“我”的方面可以有以下几种角度,首先“我”是作为恐怖小说的主角出现的,在每一个恐怖小说故事中,真正掌握着主动权的就是这个主人公——“我”。

“我”在人称词的范围中来讲是第一人称,放在小说中可以作为第一主人公。所以“我”可以先被界定为恐怖小说的主人公。那么,恐怖小说的主人公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从类型小说的角度来评析,恐怖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有一个既定模式的,主人公必须是具有高度好奇心和强大行动力的人。在聊斋《尸变》中,敢于投宿在灵堂的旅客们就是这样的“我”,他们不怕死尸,与尸体安寝一室,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夜间尸体吸阳气,进而锲而不舍追逐生还者的惊悚故事。同样在斯蒂芬金的《撒冷镇》里,也是有好奇心的主人公不断地去接近那个神秘诡异的房子,从而让可怕的事情接踵而至。所以,从恐怖小说的故事营造上来说,大胆、具有探索意识的主人公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样的主人公,故事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但是这样的“我”也对恐怖小说

的人物形象塑造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一方面，恐怖小说需要这样的“我”存在；另一方面，这样模式化的“我”在越来越多的恐怖小说创造中越发成为没有特点的扁平人物。故事中没有典型，或者故事只在意情节的铺设而忘记了主要主人公的主体位置，这都会让恐怖故事的张力和感染力大大减退，从而影响整个恐怖小说的品质。因此，作为主体的“我”，对于恐怖小说来说不仅仅是故事发展推进的关键所在，也是恐怖小说品质的一个重要保证。在这一点上，可以以中国当代恐怖小说作家蔡骏的短篇恐怖故事《肉香》为例，这个故事用书信的方式，在文字背后所透露出的背景故事才是更为恐怖的，而写信人的那种纠结复杂的人性，也在故事中通过细微的词句衬托出来，也正是因为复杂，有层次的这种“我”才让整个恐怖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又发人深省，并且产生出更加深远的恐怖感——后怕。这个故事不仅是对人的瞬间惊吓，更是对人性自身的拷问，这已经有了经典文学的些许味道了。

恐怖小说中的“我”指故事里的主角，那么恐怖小说之外，有没有“我”的存在呢？实际上，恐怖小说之外的“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是要从大的范围来说的。恐怖小说之外的“我”，指一切活动着的人。高尔基曾认为，文学是人学。这是很有道理的，文学不仅是在表现人类世界，更深入的是在发掘人、反省人自身。那么，恐怖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它所关注和描写的实际也是小说以外的真实世界的人与社会。恐怖自身也是来自于人类的情感，“恐怖”神秘诡异复杂，人类何尝不是复杂而又神秘的，一直争执不下的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问题，显然就是人性复杂的一种明证。人是世间除天地之外的第三件灵秀。确实，人生长于天地之间，成就于世界之中，他的构造复杂，形成的过程复杂，其情致也是极为复杂的。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人就是个谜。这就为人性的复杂做了准备。从善恶来说，并不能简单地定义某人是善是恶，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善与恶的结合，善恶都是在相对意义上的善和相对意义上的恶，比如人类的繁衍与发展，延伸到了其他动物的领域，于是人类需要去驱赶曾经居住于此的动物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样的行为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是善的，但是对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就是恶的，因为人类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他们的生存和生命就面对着威胁。从生命本身的角度来说，人自己就是悖谬的，生命的意

义是为了生，而生命却始终都无法摆脱死亡的结局。新生命的诞生通常意味着旧生命的消逝，这样的一种悼论潜藏于人类的方方面面。就像人性的复杂，很多人类行为并无法单纯定义其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悲固然伤人，但同时又是一种宣泄，有科学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寿命长，有一个原因就是女性通过哭泣宣泄了负面的压力。这样看，正面与负面也是相对的概念了。那么恐怖作为人的情绪，它也是一种相对负面的情绪，从某个角度说，人类是需要恐惧的。恐惧确实引起人的不舒适，甚至逃离，但同时恐惧也让人随时保持警戒的态度，从而更有效地延长了自己的生命，在某些时候，恐怖之后的放松反而是一种很好的情绪体操，帮助人拥有更健康的情绪。另外，人越是趋向于追求正面的东西，就越在意负面的东西，并且越感受到负面的坏处，就越能体会到正面的好处，所以，人不仅需要美，需要审美，为了更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还需要审丑、审恐怖，在反面的否定中肯定自己。当恐怖与小说结合，进入艺术的领域，恐怖能起到娱乐的作用，一方面给人带来一种劫后余生的快感，提供一种安全的体验危险的方式；另一方面人类的精神也需要在恐怖艺术的洗礼中得到净化，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他《诗学》中所认为的，悲剧可以净化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那么恐怖小说也有这样的作用，它通过恐怖警示人们，通过危机引人思考，在精神世界中，净化人心，洁净人的灵魂，让人类在小心翼翼的生命过程中，更好地完善自己、完善生命。因此，从这一层次来说“我”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也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我”需要恐怖的净化，“我”能够在阅读恐怖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是复杂的存在。

第二个层次就是作为读者的“我”。在恐怖小说之中，作为主体的、关键的是主人公性质的“我”，而在恐怖小说之外，也有另一个具有主体性质的“我”，这就是恐怖小说的读者。读者对于任何作品都是很重要的，像接受美学就是针对文学活动中读者对于文学的意义而发展起来的美学观点。那么作为恐怖小说的欣赏者“我”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及意义，这将在接下来的“恐怖小说的‘有我’”这一节内容中看到。

第二节 恐怖小说的“有我”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这里虽然用到了“有我”一词，但并不是以王国维先生的“有我之境”的含义在此出现的。本节所说的“有我”实际上是指在恐怖小说的欣赏中，欣赏者自身所需要具备的生理和心理的素质。恐怖文学之所以称为恐怖文学，源于这类文学作品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恐惧的情绪，所以，恐怖文学的审美自然是要建立在生理上必须有恐怖的反应。在第一章恐怖的概说中我们所提到的，从生理方面，恐怖感的产生有其生理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大脑中的类扁桃体，假如这个组织受到破坏，人是无法感受到恐怖的，于是也就有科学家基于这一依据研制出了抗恐惧的药物。因此，生理上没有感受恐怖的物质条件，那么，人也就无法体会恐怖文学所带来的感觉了。有了生理基础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心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接受甚至爱看恐怖小说而有些人却不爱看甚至于害怕，这是因为不同的读者具有不同的心理基础，他们对于恐怖这种审美的感觉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接受恐怖小说的人群中又分为对恐怖小说无感和对恐怖小说钟爱有加的两类人。之所以对恐怖小说无感，除了此人本身可能有生理缺陷无法感受到恐怖的情感之外，就是这类人群在恐怖小说中得不到审美快感，他们体会不到恐怖情节与恐怖故事所带来的愉悦。那么为什么体会不到审美快感，可能有以下这些原因：第一种为生性胆小、情感敏锐，他在恐怖小说中体会到的快感被恐怖感本身所压制，所以无从感受到阅读乐趣，这种状况几乎所有第一次接触恐怖小说的人身上都会发生，而在很多人中这种状况是长期的，只要一接触这样的刺激，就会无法自制地感到害怕，从而拒绝恐怖小说；第二种原因在于读者心理承受能力太强，恐怖小说营造出来的氛围无法起到刺激读者产生恐怖感的作用，无法引起读者的情感，因此恐怖小说无法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第三种原因则来源于恐怖小说自身的限制，恐怖小说属于类型小说，类型小说就有其一定的套路和模式，经常面对一样的套路，读者自然产生审美疲劳，感觉不到任何新鲜感与恐怖感，自然也就影响到了恐怖小说的阅读趣味。随着恐怖小说的发展，恐怖小说的模式化越来越严重，很多故事都是

一样的出牌规律，因此不再受到读者的喜欢，这也是国内恐怖小说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对恐怖小说钟爱有加的这类人群，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心理特点呢？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经说过：“最简单的美感，就是对于某种色彩、声音或形状所得的快感”，按照这种说法，热衷于恐怖故事的人们，一定是从恐怖艺术中获得了一种快感、一种愉悦，以至于他们愿意去享受这种恐怖。恐怖感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他带来的都是不舒适的反应，如何带来快感，甚至是愉悦感呢？首先，既然选择阅读恐怖故事，观看恐怖影片，那么主体自身的阅读兴趣在此，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恐怖，期待刺激，这也是对自己紧绷神经的放松。当前，我们身处于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乏味、缺少新意，拉斯史文德森在他的《恐惧的哲学》一书中称“风险文化实际上加剧了生活的乏味和无聊”。人们承载着生活的繁琐与压力，内心充满着焦虑的情绪，期待一种宣泄的方式；其次，欣赏恐怖作品时，恐怖所带来的快感是伴随着邪恶一起产生的，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人伦道德以及法律的约束，使更多的人只能在艺术殿堂中体验一下人性的邪恶，对长久以来受到压制的邪恶进行一种非常规的释放。康拉德沃伦茨，这位研究行为心理的专家就认为人的天性是好斗的，人们可以从斗争中获得快感。恐怖艺术的欣赏往往就带着一种体验和释放恶的因素，同时在欣赏恐怖艺术时，通常都是痛感带着快感的，正如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提到的“恐惧由危险的感觉产生出来，因此是痛苦的；但是恐惧又能刺激和振奋我们，所以是快乐的。”另外，与恐怖密切相关的心理还有好奇心，有一部国产恐怖电影叫《好奇害死猫》。在恐怖艺术中，特别是恐怖文学中，各种抓人心思的疑团牵引起人的无限猜疑，挡不住的好奇心成为非常得力的阅读动力之一，故事中的离奇死亡、跌宕起伏的悬念都在不断引诱着人们的好奇心，促进人们继续阅读的兴趣。同样猎奇心理也是阅读恐怖文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比较固定的恐怖小说的阅读群体，他们在进入小说作品之前，他们的期待视野中必然带着猎奇的心理，他们希望更新鲜、更奇特的刺激，更好地辅助他们到达寻找恐怖快感的目的地。